

经典金榜
JINGDIAN JINB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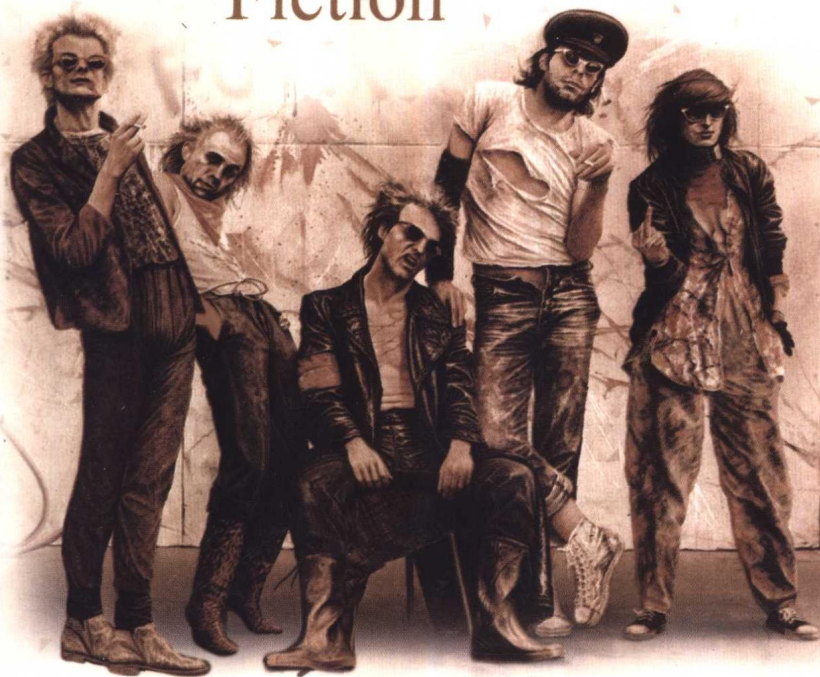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

贺年 主编

另类小说

金榜

*The World Classic
Avant-garde
Fictio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

贺年 主编

另类小说

The World Classic
Avant-garde
Fiction

金榜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经典另类小说金榜/贺年编.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11

ISBN 7-204-06965-X

I. 世... II. 贺...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910 号

世界经典另类小说金榜

贺 年 主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铁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32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04-06965-X/I·1229

定价: 49.80 元(全二册)

前言

我们不难见到这种情景，当某人的举止作为不甚合群时，便会有人在旁边大声指斥或窃窃腹议道：“另类！”不知是不是与此有关，文学界近来也风行此说，那些非正统、反常规的作品往往被冠以“另类”之名。

“另类”，在言者，大概是极为严峻的抨击了，因为似乎已将被指斥被腹议者排斥在同类之外了。然而我却独爱这“另类”。试想，世间若无“另类”之存在、之繁衍、之欣欣向荣，人类岂不孤单寂寞顾影而生悲乎！在我看来，就人的言行特别是就文学而论，“另类”，无异于“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独具慧眼”、“引领时尚”、“弄潮拉风”等等这一切词汇的简洁表达。

正因为这世上有着“言他人之不敢言、不能言、不愿言、不屑言”的“另类”作家，我们才有幸欣赏那多彩多姿的“另类”名篇！在“另类”文学巨匠们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

荒诞文学作品，“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废墟文学作品，“万家有哀乐，千里成荒原”；

变态文学作品，“望去浑如魅，行来不似人”；

怪异文学作品，“市远闻狐闹，坟孤听鬼哭”……

为使大家能够更好地领略另类小说那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特地撷取了数百年间海外文豪那些最经典、最具特色同时也是最引人入胜的精品，汇编成这部《世界经典另类小说金榜》，以飨读者。这个选本，精选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文学大国作家的名篇佳作，所选作品不仅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同时也具有可读性和代表性；

所选作者中，既有享誉文坛的大师、泰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那些名气虽不甚大但却才华横溢咄咄逼人的后生晚辈。总之，可说是向读者展示了一座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经典的另类小说宝库。

The World Classic
Auant-garde
Fiction



目录

深夜的拥抱	〔韩〕徐基源(1)
一个荡妇的自述	〔日〕井原西鹤(22)
斜阳	〔日〕太宰治(92)
脸上的红月亮	〔日〕野间宏(192)
闯入者	〔日〕安部公房(214)
假面的告白	〔日〕三岛由纪夫(239)
鸽子笼	〔日〕高桥揆一郎(365)
老虎	〔丹麦〕维里·瑟伦森(376)
为了一张五克朗钞票 ...	〔挪威〕尼·约·鲁德(398)
伊凡诺夫的家庭	〔俄〕普拉东诺夫(404)
一个人的遭遇	〔俄〕肖洛霍夫(429)
没有人会笑	〔捷克〕米兰·昆德拉(462)
岸上	〔德〕海·伯尔(492)
禁止入内	〔瑞士〕格罗贝蒂(503)



The World Classic **Auant-garde** **Fiction**

- 流浪人威利讲的故事 [英]司各特(512)
被魔鬼偷走的掘墓人 [英]狄更斯(530)
自杀俱乐部 [英]斯蒂文生(541)
午夜钟声 [英]内森(614)
黑夜里的呼唤 [英]韦斯特(625)
恐怖的模特 [英]克赖顿(635)
赫顿山庄 [英]斯柯特(655)
埃奈斯特叔叔 [英]阿兰·西利托(668)
恐怖之夜 [英]克里斯蒂(678)
恋母情结 [爱尔兰]弗兰克·奥康纳(702)
狂怒与无能为力 [法]福楼拜(713)
自杀 [法]左拉(725)
试验品 [法]亨利·特罗亚(739)
淡忘的梦 [法]马·施奈德(756)
窗上尸影 [法]约特·皮埃尔(772)
朋友们 [意]布扎蒂(789)

世界经典另类小说金榜

The World Classic Avant-garde Fiction



世界经典另类小说金榜

- 阿根廷蚂蚁 [意]卡尔维诺(796)
- 高卢扎先生之死
..... [前南斯拉夫]斯契潘诺维奇(829)
- 爸爸 [希腊]瓦·亚历山大基斯(854)
- 蜜月 [埃及]纳·马哈福兹(862)
- 战争中的姑娘 [尼日利亚]钦·阿契贝(879)
- 黑奴的歌声 [美]欧文斯(895)
- 橘子凶手 [美]西蒙(914)
- 献给爱斯美的故事 [美]塞林格(924)
- 肉体 [美]卜洛尔·欧茨(947)
- 绿发人 [美]多罗西·塞约斯(970)
- 死者的报复 [美]S. 福勒斯特(980)
- 尸妖 [美]埃尔加(986)
- 恪守公约 [智利]富·米利扬(1007)

深夜的拥抱

〔韩〕徐基源

徐基源（1930—），韩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革命》、《深夜的拥抱》等。

老得没了牙的火车头，拖着一长串玻璃窗统统打破了的客车车厢，吃力地爬上山坡，活像一条变成了废物的皮带。

那火车头的心脏就是炸掉也嫌过于衰老了。而我的心脏尽管由于我正在被人追赶而不安地颤抖，但还是把青春的迫切的跃动声传遍全身。惟有火车头的喘息和我使劲吐痰的声音相似。这不仅是因为夏天空中的太阳烤人，而且是车厢在阳光底下，里面又热气蒸腾的缘故。

火车头拖着满员的客车爬到了山的腹部，呼哧呼哧地喘气。我就像是腰里拴着一根绳子在拼命地拽那火车头，绝望地淌着汗。

火车在翻山以前钻进了山洞。车厢里没有一盏电灯，只有三两点香烟火，红彤彤的，悬在半空中，坚硬的煤灰夹着浓烟，从破窗户外钻进来，直刺鼻子。我掏出已经四天没有换过的手绢捂住鼻子和嘴。汗和油垢发了酸，使我感到自己身上有臭味。

这气味分明是我的。

火车头在洞中不断地打呃，宣告它即将死亡。车厢里简直像烟囪堵死了的灶膛，闷得人难受，我不由得喘了一口气。这些辛辣的煤烟代替了汗酸味直刺鼻孔和喉头。还带着一股矿物质的富有刺激性的气味。这气味是异乎寻常的，与交织着自我憎恶——这种自我憎恶似乎是从满是汗水和油垢的我的皮肤上发出来的——和淡淡的

乡愁的手绢上的气味恰成强烈的对照。

不管我怎样捂鼻子，也不顶用，然而我身上的臭味已经消失了，开始飘散出一种紫色的火药的气味。

被金上士的 MI 步枪打穿了胸脯的光头敌兵身上也散发着同样的气味。金上士本来在吃米饭团，吃了一半不吃了，用粘着饭米粒的手拿起枪来，一枪就把俘虏的敌人打死了。他是把枪口靠到敌兵的胸口上扣扳机的。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敌兵的身体往后便倒，还没有着地，伤口涌出来的血就把金上士的腰部打湿了，他那拿枪的手也沾了血。金上士把枪扔给部下，手在军装裤子上擦了两三下，然后又抓起放在背囊上的饭团子朝嘴里送。饭团子的颜色是白的，他那抓着饭团子的手指头是红的，这儿是最前线，对于战友的死亡和伤兵的呻吟都不当一回事。然而，不能乱杀俘虏，却是军法明文规定的。由于小队长阵亡，金上士代替他的职务。可金上士却把敌兵的生命看得不如夏天在尸体上闹腾的蛆，拿它们当下饭的肴馔。我对这一类事情已经非常迟钝，而且懒得为之生气。但是被金上士乌黑的厚嘴唇遮住一半的白色的饭团子和在色彩上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握着饭团子的通红的手，突然把我推进了狂暴的漩涡。我发出猛兽般的吼声，对着金上士的下巴猛地踢了一脚，一面淌着眼泪，一面尖着嗓子说：“你是人吗，你是人吗？”但是在别人看来，我的疯狂的舞蹈，也许只是表示我是个疯子，因此才免于遭到金上士的报复。其实，可能所有的人都已经疯了，只不过程度上有差别而已。

栽倒在草地上的敌兵的上半身，淹没在漆黑的硝烟中，尚未凝固的血，穿过芳香、茂盛的杂草，流到地里。混杂在浓重的血腥味里的火药味也是富有刺激性的。

现在鲜红的血块大概也正从赏姬的胸口朝外流。我没有赏姬是活不下去的。赏姬，万一要死，在你临死的时候，也得像那胸口冒血的敌兵一样，把你鲜红的热血洒在我的胸脯上，然后再咽气。我要活着，一直活到回到你的身边。你宝贵的血，可一滴也不要吐掉、抹掉。我并不讨厌你血中麋集的细菌。对它，我甚至会感到亲

切，就像感到你的友情一样。你的又红又干净的嘴里散发着牛奶味，而我已经几天不刷牙，黄蜡蜡的嘴里恐怕只能散发出招人骂的臭味。枪声响了。枪声如果是一发一发响的，更令人不安。机关枪的连续音，尽管常常一上来叫人窒息，但最后总归会变成一种给你带来倦怠的快乐的拍子。

机车好不容易翻过了山，车里还很黑。我估计这是一个很长的山洞，不由地想入非非起来。

火车到站了，乌云低低地压在头顶上，十分怕人。

我一面擦着流到脖子上的汗，一面朝检票口一带张望。只见有两个头戴白钢盔的宪兵，守在两旁。而我却没有准备一张常见的伪造的休假证。有些人行贿，弄到好多盖了关防的休假证，按照贿赂的行情，玩一个月两个月的都有。不过，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百张休假证也不顶事。

赏姬的肺恶化，喊我去，我一接到信立即就决定脱离部队。要是我向新任下士哀求，说我的爱人快死了，他大概也会同意给假的。但是，对我来说，只有出发到赏姬那儿去这一点最重要，至于保证重新回来，表示要承担某种义务等等，则是多余的，只不过是一种浪费而已。由于我的呼吸和赏姬的呼吸太切近，因而在刻板的时间的密度里是容纳不下所谓休假这一点点没有生气的空间的。

乌云越来越浓，站台上，一群穿着褴褛军装的人朝检票口涌去。

从现在起，我步入了凝结着赏姬嘴里的热气的市街。四天的疲劳突然袭上身来，使我沉浸在一种异常感伤的气氛里。我的眼睛噙满了泪水，通过凝结在睫毛上的透明的泪珠，我看到熏得漆黑的车站阴森森的。

尽管是夏天，日头很长，但是，也许是因为云彩一层一层堆得很厚，站里已是暮色沉沉。站前广场上，提篮卖吃食的商贩和流动手推车饮食摊，乱糟糟的。夹在那些商人中的小孩，不是卖香烟、胶姆糖的，就是牵马拉皮条的。

旅客从车上下来，要是肚子饿了，可以买一碗份儿饭，拿臭虾

酱当菜，用头上磨秃了的筷子就着吃。填饱了肚子，然后跟在那些拉皮条的孩子后面，到用板箱隔开当墙的最低级的妓院里去睡一觉。第二天一早醒来，睁开眼睛，自然就一复如常，首先又是肚子饿。

从我身边经过的人流中，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一句话，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对我瞥上一眼或亲切地笑一笑。这实在奇怪，真正是令人吃惊、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们在战场上流血，而在离战场不过几十英里的城市里，竟然全是陌路人，而且数量是如此之多，他们全部一样地板着脸孔，用散漫的视线打量着我，离我远远地走过。

老人、学生、寒酸的家庭主妇，间或还有嘴唇涂得红红的年轻女人，她们眼神都不是我所期待的。年轻女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有一种新鲜的诱惑力，有一种豪迈的气概，然而，现在她们却只是露出一一种过分的贪欲，酷似在物色什么，用搜索的眼睛，向四面张望。

饿鬼般的食欲，像生了锈的洋铁皮碎片似的欲望，沉在她们干枯的眼底上。

她们越是背叛我，赏姬温柔的视线越是会引人注目地卫护我，她的温暖的手越是会抚摸我的双颊。

不过，她的手渐渐没了热气，冻结在我起了鸡皮疙瘩的后颈上。我直打寒噤，战栗顺着我的脊背朝下撸，但是它不会来蹂躏你穿了孔的肺部。

你还有点微热，你的胸脯泛着熟透了的桃子似的颜色。我把嘴暂时贴在你的胸口上，为的是不让你那整齐的牙齿受到损伤。

我嗓子发干。尽管街上刨冰点心店鳞次栉比，尽管叫卖冰淇淋的孩子们嘶哑的声音不停地在响，但我却非常舍不得喝一碗冷水的时间。为了赏姬是绝对不允许耽误这点时间的。

突然，我在山里杀掉的那个女人的样子又栩栩如生地浮上我的脑海。她的凄惨地歪扭的脸和赏姬的脸重叠在一起，逐渐扩大，挡在我的眼前。我杀死的那个女人肯定不是赏姬。即使我不杀她，归根到底她也会受到别的跟我一模一样的人的凌辱。这不就是战场上的现实吗？我打定了主意，暗暗地把她当成是徘徊在垃圾箱附近的瘦骨嶙峋的狗。

我猛然地感到一阵激动，恨不得她死了倒好。我抬起头来，把焦急的视线投向那在黑暗中消散了的乌云。载着雨点刮来的凉风掠过了我的额头，行人都躲到屋檐底下，人行道变得安静起来。粗粗的雨柱，倾泻到电灯光照耀着的地方，一颗颗雨点碰得粉碎。

我淋着雨，机械地移动着笨重的军靴。我明明在淌眼泪，但是由于雨点劈头盖脑地打到脸上，甚至都感觉不到黏糊糊的泪水的温热。

我就是这样走了一阵。当这种下意识的、机械的动作突然停止的时候，我不觉已经过了赏姬的家所在的村口。我发现自己走到了从车站向西伸出去很远的外城地区。我僵直地站在原地，侧耳倾听着从一个屋檐下传出来的无线电新闻广播。那广播的字一个一个听得很清楚，但是我折断了的语言神经却没法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所以那广播听起来就像外国话一样，以一种生疏的语感令人不安地在耳边絮聒。

我掉转脚步，朝赏姬家走去，连内衣都汗湿了。由于是空腹，身上一阵阵发冷。这次我分明意识到自己又走到了通向目的地的巷口，可我还是打一旁绕了过去。

我不敢走进那条巷子，这种恐怖心理的实质与其说是害怕畏惧，倒不如说是硬要我精神上的高度集中，这是非常紧张的。而我的身体已经掏空了，这样的紧张凭我的肉体是怎么也承担不了的。

赏姬的家紧靠在巷子尽头的墙旁，朝那里走，就像是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山洞里钻行，又恍如置身在可怕的梦境。还没有走到，我已经从头到脚一下子垮了。啊，我失败了，我遭到失败并非是因为我是一个逃兵，而是因为我不敢进赏姬的屋子，所以我终于变成一个遭到败北的狼狈者。

我一声没吭就离开了部队，动机是什么，我自己有数，一刻也没有忘记。

原谅我吧，赏姬，我已经没有资格见你了。为了见你，我得具备些什么，也就是说得有现在在我身上找不到的另一种价值；要是不具备这种价值，那就一定得有能在我已经失去的虚幻的原形里重

新找回来的某种东西。

这个令人窒息的城市和最前线有着微妙的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需要这种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救援的恰当的距离。实际上，我最迫切需要的，我的要求的全部，也许就是那类似手术台上的休息的隔绝感。

我睡醒了。是渴醒的。天花板下面的墙上凿了一个洞，当中吊着一只通红的电灯泡，那电灯两个房间合着用，灯光一半照到隔壁房里。我仅仅下身遮着一块布，一个戴着胸罩，身上围着一条衬裙的女人的半张着乌黑的嘴睡在我身边。

隔壁房里响着和米酒味、泡菜味很相称的打鼾声。还有一股烂明太鱼的气味。手表三点稍微过一点儿。

我抓住妓女的赤裸的肩膀，把她摇醒。打手势跟她要一碗冷水。妓女揉着惺忪的眼睛，慢慢地爬起来，冲着我微微一笑，开门走了出去，我看见了她的滚圆的、裂了口子的脚后跟。

头生疼，醉意还没有消。雨停了，糊了纸的板墙上挂着我发皱的军装。我空腹喝了四五杯酒，然后就钻到这家妓院里来了。而我决不是为了要到这片妓院里来才逃走的。要找妓院，就没有理由到这儿来。然而，我的这种没有来由的安适感首先是从哪儿产生的呢？连隔壁传来的打鼾声，也好像是长期听惯了的家里人的声音，感到非常亲切。妓女要是不称心，就换一个，其实我并不喜欢那种羞羞答答，完全不像个妓女，多少还保留着一点纯正气的一类。我希望，我偶尔碰见的对象，不是这种人。

妓女把水端来了。她的前额和头部的界线不甚分明，呈狭小的三角形。身子短，很肥胖，也许是屁股朝两边铺得特别开，腰深深地凹进去，显得很细。从颈部到肩膀尽是厚实的肉，使人联想到牲口的脂肪层。两只大奶子，露在用降落伞做成的胸罩外面，压迫着我。

“干吗老是看我？”妓女故意皱起眉头说。我不声不响地把她拉过来，把手从她的胳肢窝下面伸过去搂着她侧身倒下。

我决不是想从她身上体验某种人情味，也不是想从她那儿得到廉价的同情。她也许是走了一段坎坷的道路，以至于在出卖比一袋米重一点儿的肉体，经验告诉她，我根本不想了解她的身世。谈身世，是一种消遣解闷的游戏，只有在观众有空闲，有优越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不幸的是，我既不是观众，又无异于一个必须在假面底下硬忍住哭泣的演员。

不知怎的，有一只在电灯上碰了一下的苍蝇钻出来，在我和她之间乱飞，然后停在她的肩膀上。我留心地看着苍蝇和那苍蝇停留的地方。妓女用手啪的打了一下肩膀，但没有打到。那苍蝇又朝电灯飞去。隔了一阵，划了一个大圆圈落在她的小腿上。我打喉咙里发出了吃吃的笑声。

“真奇怪！”妓女用多少有点害怕的声音说。

这声音使我想起了往事：我就是因为害怕那个乡下姑娘告发才把她杀死的。现在我也在担心睡在我身边的妓女天亮以后会不会溜到外面去向宪兵队或特务机关告密，因而很害怕。我有可能出于同样的动机，突然卡住妓女的脖子把她杀死。

当时，那乡下姑娘嘴角吐着白沫，发出短促的奇怪的惨叫。“你是赏姬。”“一定是赏姬！”“你应该是赏姬！”“不是赏姬就不行。”我忘不了我靠着那姑娘的脸像念咒似的说的胡话。也许那只是在我心中嘀咕过的话。太阳快要落山了，我怀疑那姑娘的脸是不是真像赏姬。那姑娘一直到昏过去，都没有停止挣扎。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在树阴底下和那个白净的姑娘碰了个顶头对面，她吓得脸色煞白，别转头去就想跑。突然我觉得放掉她可惜，像这样的机会，一生还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于是我扑了过去，她的惨叫使我更加狂暴，她的挣扎更加刺激了我的性欲。你绝对应当是赏姬。隔了一会，我发觉她不是赏姬。我后悔了，不，与其说是后悔，不如说是害怕了。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宿命论的想法：她一定会告发我，我将被带到军法会议上受审判，然后一筹莫展地被枪毙。我两只手紧紧地卡住她的脖子，把她的尸体拖到一条僻静的岩石缝里，然后

背起枪，走下山去。我嗓子发烧，舌头发干。尽管咽了几口干唾沫，舌尖还是硬邦邦的，只有干燥的上颚有点儿发黏。我陷入了一种完全虚脱的状态，不仅丧失了全部记忆，而且脑子里空空的，似乎也决没有可能容纳将来要体验到的一切。

我付了钱，妓女在确认得到了足够的代价以后，摊开四肢沉沉睡去。在我的口袋没有结蜘蛛网以前，她是不会撵我走的。不过，连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行动不可理解，干吗要这样？敌人使我变得很充实，神奇地把我从累积了几层几百层的记忆的重压当中解放了出来，其实，我们真心渴望的，也许是跟爱情、肉欲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也就是说可能是不负责任的自由。

妓女的散乱的头发里仍旧不停地散发着廉价香水的气味。每逢呼吸的时候，她那本来就和理智、聪明离得很远的鼻孔里的肮脏的鼻毛就一动一动的。她的乳房象征着强大的生命力。尽管死亡紧贴在她背后，妓女肚子上油光光的皮肤和结实的大腿，仍透露着无限生机。

我在那妓女家偶然碰见了选求，这实在是令人感谢的事情。我一眼就认定这个叫选求的男人不会害我，可以信任，便告诉他我正遭到官宪的追捕。他性格豪爽，但城府很深，不仅向我提供了难得的避难所，而且以细腻的感情给我以安慰。我自然是需要安全的避难所的，但更迫切需要能无限关心我、理解我的朋友。我本来不轻易相信人，尤其是在难中。再怎么说我正在寻找可寄托自己的感情的朋友，和他相交还不到一天，就跟在他的后面跑，这个事实也只能解释为一个奇迹。

选求的生活使我吃惊，它超出了我可能想像到的范围。可以说似乎始终是潜在的，却又是叫人禁不住要向往的世界。

他所租赁的屋子位于椽木腐朽了的古屋的院子的下首，对于他的房间，我只能说是一个垃圾桶。房里除了生铁剥落了的铁条和铺在床上的脏被单和军用毯而外，没有一样东西称得起是家具。仔细一看，露出黄土的炕上，有着许多乱七八糟的黑点点，那是被香烟

烧出来的印子。擤过鼻涕以后揉成一团扔掉的手纸、报纸、香烟头、苹果皮，随地都是，还有三四卷旧杂志。最使我吃惊的是床肚底下的空酒瓶。不，应当说那些瓶子都不是空的，不过，都没有盖子，里面几乎都充满了液体，随着瓶子颜色的不同，有的呈金黄色，有的呈蓝色。

他哈哈大笑了一阵说：“喝一杯试试。”原来那液体是尿。

“厕所很远，”他解释说。

我拿了一只脖子上积了一层白灰的酒瓶出来闻了闻味道，原以为会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谁知只有一股淡淡的气味，我很失望。

“都跑光了，”他晃了晃瓶子，把瓶子倒过来放好，叫我再把鼻子凑上去。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商标，犹豫了一阵。他见我不爽快，就把瓶子抢过去拿在手里，用手心捂着瓶口，摇了一阵递给我。我用手挡着，问道：你究竟打算怎么处理这玩艺儿？”

“现在，我要是很苦闷，我就有办法处理这些瓶子，”选求竭力做出一种沉重的表情，皱起眉头回答说。他脸上一半带着笑。我有些担心，要是被房东发现了，不难办吗？

“哪怕我死在这个房里，房东要发现我的尸体大概也得一个月。因为他只要讨到房钱就行了，对人是一点也不关心的。”尽管选求这样解释，但有朝一日房东了解到这许多瓶子里装的全是尿，无疑会把我赶出去的，因此怎么处理这些瓶子还是个难题。

“你要是讨厌，那就大扫除一次。”

我对选求的提案，连连摇手，说：“啊，啊，没有这个必要。”

“我不准备把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你头上。”

他也许是想弄清我的真意，凝视着我的眼睛。从他的视线里，我充分地看到了他为人的傲慢，和对于过激的生活态度的自豪。

“这也许是我的惟一的反抗。除此以外，要反抗也没有对象。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干什么，又怎么个干法？你能反抗谁，还是能提出什么新的主张？在前线咱们朝鲜人是同族之间互相杀戮，而城市里又只剩下食欲、性欲和虚荣。尿要是不朝这种地方撒，我跟其他